

# 日本漢簡研究集大成之作——《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及其成書背景介紹



《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書影（作者提供）

劉欣寧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9 期 2016.12

二〇一五年三月，日本岩波書店出版了《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及其姊妹作《漢簡語彙考證》。這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簡牘研究班在班長富谷至帶領之下，跨越十年（2005-2015）的共同研究成果，可能是自二十世紀初簡牘發現以來，第一部專門的簡牘語彙辭典，<sup>❶</sup>對於往後利用漢簡的入門者、研究者皆可發揮相當助益。本文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辭典內容及其利用價值，第二部分則介紹辭典編輯過程及其學術背景。

## 一、內容與價值

首先，須說明辭典的語彙收錄範圍。至今為止，簡牘發現的數量已達二十餘萬，出土地自早期西北邊境，延伸至內地墓葬、井窖遺址。《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的收錄範圍並未涵蓋所有簡牘，僅鎖定額濟納河、疏勒河流域漢代軍事、行政官



圖一：富谷至先生

署出土的簡牘，即通稱之居延漢簡、敦煌漢簡。何以獨選擇西北邊境漢簡為對象？序言中表示，因為邊境漢簡大半為軍事或行政文書、簿籍，與墓葬中的陪葬品不同，是實際使用、移送、保存的原始記錄。墓葬中的簡牘是否曾在現實世界發揮作用、抄寫時是否想定閱讀者的存在仍不無爭議，即使確實曾經使用，埋入墓葬後已脫離其使用脈絡，導致難以掌握其原始性質。而居延、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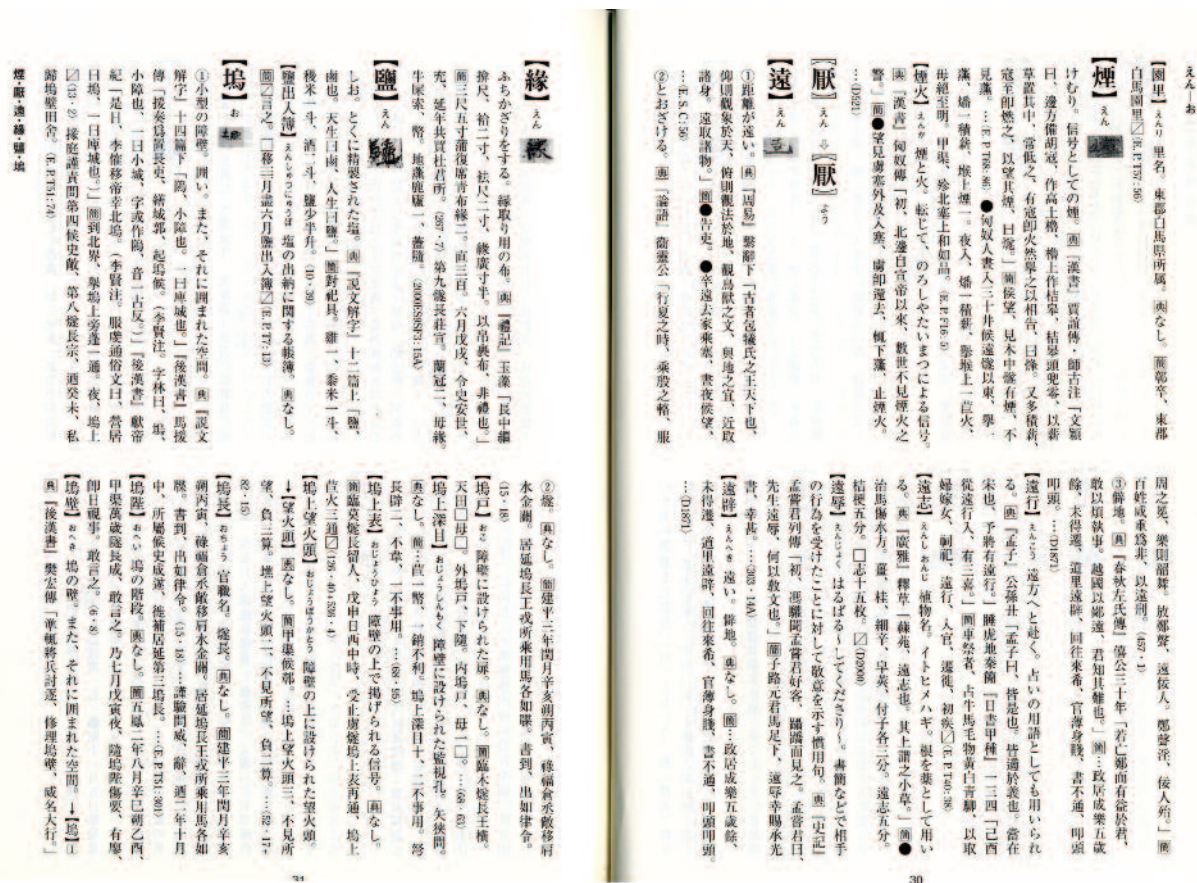
漢簡卻是出於實用目的而製作，為傳遞、保存訊息而存在，自其出土地得以考察個別簡牘書寫、移動、處理、存檔或毀棄的歷程，乃是更貼近事件現場的一手材料。可以說選擇以邊境漢簡為對象，展現了編者對史料價值的一種判斷。

自辭典條目、用例的收錄標準，亦可窺知編者對史料性質的認識。辭典幾乎網羅邊境漢簡中所見語彙，立為條目提出語義解釋及典籍、漢簡用例，不過邊境漢簡中常見的蒼頡篇、急就篇之語彙卻不在收錄範圍內。編者以為蒼頡篇、急就篇性質為典

<sup>❶</sup> 管見唯有沈剛《居延漢簡語詞匯釋》與本辭典性質較接近。然此書是集釋性質，並列諸說，僅少數語詞加上著者按語。見沈剛，《居延漢簡語詞匯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籍，故將其除外。另一方面，辭典雖不收錄墓葬出土簡牘，邊境漢簡語彙如傳世文獻中無適當的用例可相對照，則援引墓葬出土之律令、醫書以為用例，唯此時墓葬出土簡牘列為典籍用例而非漢簡用例。此一標準顯示編者設定的架構中有「典籍」與「漢簡」兩類史料，經整理、編纂而後流傳者為典籍，今日所見傳世文獻皆為典籍，出土材料中亦有屬於典籍的部分，所稱「漢簡」則專指典籍以外的範疇。對於熟悉傳世文獻的研究者而言，簡牘中的典籍相對較感親切，典籍之外的「漢簡」則較難入手；然而有別於傳世文獻的「漢簡」卻是出土材料最具特色亦最富魅力之處。本辭典正是協助讀者讀懂「漢簡」的一大利器。

以下概略對辭典內容加以介紹。全書收錄約 1,600 字、5,400 詞，合計約 7,000 個語彙，依據日文讀音（漢音）的五十音順序排列，亦可藉由書末所附筆畫索引查詢。先列字並附字型圖版，再列以該字為首之詞。字、詞皆分述意義、各舉典籍及漢簡用例（圖二）。試舉一例譯之如下：



圖二：《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內頁



【衣】 一 yī 𠂔

- ① 衣服、上衣。【典】《說文解字》八篇上「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簡】田卒，昌邑國邵良里公士費塗人，年廿三。袍一領。單衣一領。泉履一兩。袴一領。□〈19·36〉
- ② 外罩、包巾、袋子。【典】《禮記》檀弓下「赴車不載囊韞。（鄭注：囊，甲衣。韞，弓衣。）」【簡】四月庚子，買練五尺半，治劍衣裏。〈407·22 + 565·22〉
- ③ 穿。【典】《論語》子罕「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與。（皇疏：衣猶著也。）」【簡】望□苑髡鉗左右止大奴馮宣。年廿七八歲，中壯，髮長五六寸，青黑色，毋須，衣阜袍白布袴，履白革舄，持劍亡。〈40·1〉
- ④ 穿在身上。與「閣②」相對。【典】無。【簡】襲一領，閣。…□□一領，衣。〈E.P.T56:331〉
- ⑤ 同「依」。→【衣弦】【典】《釋名》釋衣服「凡服上曰衣，衣，依也。」【簡】甲渠臨木燧長□。…五石赤胄具弩一，完。嬰緩，衣弦解。…〈89·21〉

（中略）

【衣弦】 一 丁一弓， yīxián 纏繞於弦上之線。「衣」同「依」。【典】《儀禮》既夕禮「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秘，設依撻焉。（鄭注：依，纏絃也。）」【簡】甲渠臨木燧長□。…五石赤胄具弩一，完。嬰緩，衣弦解。…〈89·21〉

（頁 10）

「衣」字於漢簡中可檢得五種意義，除名詞之衣服、動詞之穿衣兩種常見意義外，衣又有②包覆於物品外的織品之義。而④乍看與③似無分別，卻是漢簡文書中十分具特色的用法，故有獨立之必要。其背景是官方對戍卒的私人物品動向有較嚴格的管控，收納於官方保管庫的狀態稱作「閣」，與之相對，戍卒日常穿著、由個人保管的狀態則稱作「衣」。此種特定意義於傳世文獻中無法檢得，但可藉由本辭典而知曉。⑤則義同「依」，主用於「衣弦」一詞，可與【衣弦】條目相互參看。「衣弦」一詞未見於文獻，辭典提出語義解釋，並提供文獻上的依據。

如此例所示，典籍用例主要引自唐代以前的文獻，並以字書或有前人注釋者優先取擇，對於推敲意義有參考價值的典籍亦斟酌引用。序言中強調，簡牘與傳世文獻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兩者既為同時代人所書，自有共通的語言文字背景，故本辭典結合兩者而作出語義解釋。然遍檢不得典籍用例之語彙亦不在少數，可能是偶然性因素所致，亦可能導因於漢簡與典籍之性質不同。無論如何，藉由並列典籍與漢簡用例

之體例，可促使讀者意識並思考語彙使用分際問題，並利用兩種材料構築更完整的漢代歷史世界。

此外，如衣⑤之同「依」，由於字音、字形之相似而混同使用的現象在漢簡中十分常見，「辟」一字甚至有同「壁」、「璧」、「滯」、「避」、「僻」、「臂」等多種意義（頁 503-504）。不熟悉漢簡者難以立即聯想，造成理解文意的重大阻礙，而辭典正可對此發揮重要作用。惟序言、凡例中說明，本辭典刻意避免通假、假借、異體字等術語，因為不易肯定通用是否是當時普遍的習慣，甚至不能排除是書手無意識的別字。辭典中較完整地指出這些同義之異字，提示這些未經後世傳抄的一手材料，可以對漢字字義之分合演化、當時使用漢字的文化等提供寶貴線索。

綜而言之，筆者認為本辭典最大的利用價值包括以下數處：

- （一）、**職官制度**。辭典網羅漢簡所見職官之名，查閱十分便利。更重要的是提示漢簡文脈中職官名的理解方式。如「尉」一字在漢簡中可能指縣尉、亦可能指都尉或塞尉，辭典協助讀者有此概念而能進一步判斷。又如「鄣候」即候、「塢長」即燧長等雖為漢簡研究者之常識，不熟悉漢簡者不一定知悉。此外如冠於職名前之「假」、「守」、「領」、「給事」等語彙意涵、王莽時期職官名的變遷等，辭典都提供指引。
- （二）、**軍事、行政機構名**。瞭解邊境組織架構是掌握漢簡的前提。辭典較全面地收錄漢簡中的專有名詞，即各種軍事、行政機構之名，並盡可能考證其行政從屬，如某燧、某部屬於某候官，某候官屬於某都尉府，及亭、倉、驛、置之直屬單位等等，對於復原邊境組織、理解權力關係助益顯著。此外尚有民政行政機構之縣、鄉、里名等，尤以文獻中少見之里名，對於基層社會之探索彌足珍貴。
- （三）、**文書用語**。漢簡的主要內容是文書，文書中有不少較特殊之用語，上引衣④即為一例。又如「謁」乃請求對方做某事之意，「謁移」、「謁言」、「謁報」即請求對方移、言、報，一字將影響對文書主旨的掌握。此外，文書中常見的慣用套語如「敢告卒人」、「前言解」等，辭典均加解說，對於上行、下行文書或書信之性質判斷有所幫助。簿籍名如「以詔書增勞名籍」等也有完整之收錄。
- （四）、**邊境軍事名物**。漢簡出自邊境軍事遺址，內容多涉及吏卒日常工作及生活名物，包括防禦設施，如「柅柱」、「天田」、「積薪」等；軍事用品，如上引「衣弦」及「木關」、「高果」等；民生用品，如「汲桐」、「泉肥」、「馬矢」等；以及戍卒作業內容，如「案壑」、「畫治」、「積茭」等。許多名物傳世文獻無徵，辭典加諸考證而提出解釋，有助於具體瞭解吏卒在邊境活動的樣態。

(五)、異字同指。已見上述。

剛接觸漢簡的入門者對於漢簡語彙可能較感吃力，即使是專業研究者亦不見得能全盤掌握，辭典對兩者應皆有其利便性。序言中宣稱《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能正確掌握漢簡語彙之七成，筆者以為剩下之三成主要是當前研究條件的限制，本辭典已充分反映現今漢簡研究之最高認識水準。

以下附帶介紹姊妹作《漢簡語彙考證》。辭典所列語彙皆經編者之考證而後拍板，然限於辭典體例，無法詳述考證之根據，亦無法交代語義變遷的歷程。《漢簡語彙考證》(圖三)即為彌補此一缺憾而並行出版，其目次如下：

## I 漢簡概說

### 一 木簡的發現

#### (1) 木簡、竹簡

#### (2) 簡牘的發現

### 二 漢簡研究的軌跡

### 三 簡牘的形狀與名稱

#### (1) 長度及其意義

#### (2) 單獨簡的名稱及用途

#### (3) 木簡的素材

### 四 邊境出土簡的時代

### 五 邊境行政與漢簡的內容

#### (1) 都尉府、候官、部、燧

#### (2) 關所、倉

#### (3) 移動之簡與不動之簡

### 六 漢簡的文字與語彙

#### (1) 書體

#### (2) 木簡語彙

## II 事項考證

### 一 額濟納河遺跡的最新情報



圖三：富谷至編，《漢簡語彙考證》(東京：岩波書店，2015)。

- 二 弓的部件名稱
- 三 訴訟手續
- 四 關於農官
- 五 王莽時代的漢簡
  - (1) 王莽簡的特徵
  - (2) 王莽期的官職
  - (3) 地名變更——特別關於居延都尉府
- 六 漢代的時制

### III 語彙考證

王路堂免書 假 角 寒 記 居署·見署·在署 鄉 彊落 故力·力·今力 五命  
 上大夫 功·勞·功勞墨將 稟矢 合·禽 告·寧·急 左斬·左剽 沙·沙竈  
 最·取 算 士卒·士吏·吏卒 四時簿籍 齒·年 慈其 疾利·疾犁 舍 主官  
 授·換 出入 小居延 小府 尚韋·常韋 承·具 省 將車 勝負 接牒·接葉  
 深目 籍·藉 占 遷·徙 壯·狀 莊 他·它 逮·逕 大積薪·小積薪 柱 牒  
 檣 同產 內 頗 白刀 發 萬騎太守 品·品約 貧寒罷休 不一二 符·直符·  
 封符 復傳 文毋害 輔平·設屏 蓬 望火頭 唯 有教·有書 邑·縣·縣邑 宵  
 羊頭·羊頭石 臘

「I 漢簡概說」是漢簡的概況介紹，協助入門者建立閱讀漢簡的基本概念。「II 事項考證」包含編者選擇的六個重要事項，各個事項皆涉及多數語彙，在此系統性地進行檢討。「III 語彙考證」則是自辭典中選取近百個較具討論價值的語彙進行個別考證。相對而言，「II 事項考證」學界已有較多研究成果，「III 語彙考證」由於是零星的個別語彙，過去較少注目，考證難度亦較高。因此「III 語彙考證」可以說是本書最有挑戰，卻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其中詳述考證的判斷依據與推論脈絡，並展現以不知為不知的誠實態度，促使讀者自行作思考。而相較於《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是集體著作，《漢簡語彙考證》由富谷至編，簡牘研究班成員分別執筆。執筆者自負文責，然結論基本上與《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統一。揀選考證之語彙於辭典條目中加註記號，提醒辭典讀者可以進一步參看。

## 二、編輯過程與背景

筆者在京都大學求學的四年間（2008-2012），有幸參與《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之編輯工作，藉此機會介紹成書過程，以利讀者更清楚其利用價值與限制。



《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班的研究成果。二〇〇五年，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富谷至先生組織五年期（2005-2010）的共同研究班——「漢簡語彙の研究」，以解明漢簡語彙、出版語彙辭典為目標；然由於工作量超出當初預期，二〇一〇年再次組織五年期（2010-2015）的共同研究班——「漢簡語彙辭典の出版」，為出版工作全力以赴。在此之前，富谷至先生曾主持「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共同研究班（1996-2000），研讀敦煌漢簡，出版《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論文集；<sup>②</sup>以及「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共同研究班（2000-2005），研讀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出版《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譯注篇》及《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論考篇》。<sup>③</sup>「漢簡語彙の研究」、「漢簡語彙辭典の出版」是富谷至先生最後一次主持共同研究班，班員大體沿襲自前二個研究班，亦即合作研讀簡牘的時間長達二十年。

研究班於每週五上午十點至十二點，假人文科學研究所北白川分館舉行。除新年及暑期中數星期以外，原則上全年無休，班員有終年出席之義務。班員包括關西地區學者及博士班學生，以及來自海外的訪問學者、留學生，十年期間數經變動，但大致保持在二十名左右（圖四）。辭典編輯的工作流程概略如下：



圖四：研究班風景

- <sup>②</sup> 富谷至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3）。
- <sup>③</sup> 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譯注篇》（京都：朋友書店，2006）。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論考篇》（京都：朋友書店，2006）。



- (一) 先期工作是建立簡牘釋文及圖版資料庫。過去人文研共同研究班有編制索引的傳統，數位化普及以後，用例搜尋已大為便捷，唯須先建立完整正確的電子檔案，並克服缺字問題。
- (二) 正式工作始於漢簡語彙之選取。以《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及《居延新簡》<sup>④</sup>釋文為本，每位班員平均負責數十頁，逐頁逐條選取語彙。此一階段選取標準從寬，以無所遺漏為第一目的。
- (三) 匯集班員選取之所有語彙，以五十音排列順序，再重新分配給班員。每一輪每位班員負責三十個語彙，周而復始。
- (四) 班員必須判斷這三十個語彙是否有收錄價值、是否可以析出更多語彙、是否有其他相關語彙應該收錄等等，再就應收錄語彙進行辭典撰寫工作。亦即搜尋該語彙所有漢簡用例，逐一分析意涵而加以分類，尋求各類對應的典籍用例，並擬定語義說明等等。
- (五) 班員將負責內容於研究班提出報告，經全體班員充分討論，需修正之處於隔週再次提出修訂稿。
- (六) 經認可的內容整合於研究班的正式檔案，以利後續工作參考，避免矛盾及重複工作。
- (七) 全部語彙撰寫工作完成後，進行整體性統整，以達內容及格式之一致性。

富谷至先生曾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序中自豪地表示，能夠匯集如此多的簡牘研究者，以如此高的向心力投入，恐怕全世界除人文研外找不到第二處。更難得的是這些研究者主要是邊境出土簡的專家，邊境出土簡是一種極為專門的學問，研究者實屬稀有。筆者以為此言套用於《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同樣絕不虛假。多數班員長期浸淫於漢簡領域，是漢簡研究的一線學者（名單見附錄），對學界動態的掌握、對漢簡語彙的敏感無庸贅言。研究班匯集這些學者互相激盪，可以將漢簡的認識水準推進到更高層次，從而保證了本辭典的權威性。而研究班班員的高度向心力，筆者亦確有深刻感受。不論德高望重的教授或博士班學生，所有班員一律平等，必須分擔辭典撰寫工作。筆者感到此一工作相當耗時費力，接受全體班員檢驗也是一大考驗，這固然是由於自身學力低下使然，但漢簡辭典無前例可循、研究班對細緻度的要求嚴格等應也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來自大阪、神戶等地之班員，單程可能即需兩個小時以上的交通時間，每週出席卻不以為苦，也讓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教員的負擔

<sup>④</sup>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

絕不輕鬆，之所以願意放下個人教學研究，參與辭典編纂工作，不外乎認同共同研究目標的價值，以及體會共同研究下的自我成長。富谷至先生的領導能力也是重要關鍵。雖然自始至終總攬語彙辭典出版事宜，富谷先生不願掛上主編之名，即為鼓舞班員視《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為己身之著作，產生更多認同感與責任感。

如以上介紹所示，《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的出版背後有兩種重要傳統的支持，一是人文研的「會讀」傳統，一是日本關西地區的邊境漢簡研究傳統。以下分述辭典對兩種傳統的繼承與突破。

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學研究部的「會讀」——研究者集會共同研讀同一原典——形式共同研究，自一九三五年一直延續至今。<sup>5</sup> 先進行文獻的版本蒐集、整理、校訂及編製索引等工作，再以之為基礎進行共同研讀。研讀目標是確認文獻中每一字一句的意義，作出譯注。具體方法則是徹底地檢討所有用例，以歸納法歸結出語義。會讀不求速度，而著重於所有問題經過充分的思索與討論，集思廣益之效得到最大發揮。進行會讀的會議室或研究室備有充足的工具書及參考資料，以便立即解答疑惑。這種精細閱讀文獻的方法運用於出土材料的解讀特別有用，前述《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譯注篇》即為出類拔萃的研讀成果。不過，墓葬出土的典籍可以編製譯注，邊境簡牘數量膨大卻過於殘斷零散，迄今為止只有選取較完整內容所作的選注。打破文本的局限，考證各個語彙的意義，而以辭典的形式加以編排，可以說是為邊境簡牘提供注釋的開創性方法。

這種辭典的編纂在人文研並無前例，過去的慣例是閱讀單一文本，出版譯注、索引或研究論文。較之譯注，辭典體例更難容許諸說並存不置可否，編者必須表明明確的立場，因此班員之間的共識更形重要。加之辭典編輯不設主編制，富谷至先生對於爭議問題不願獨斷裁斷，而留作給班員的功課，讓班員經過一個星期的沈澱思索後，再重新啟動討論，抽絲剝繭理出共識的可能。此一過程相當緩慢艱辛，富谷至先生多次戲言此生絕不再編輯辭典。

辭典並非以文本為中心，而是以語彙（包括字、詞）為中心。目的不是藉由語彙而理解文本，而是釐清各種文本的同一語彙意義上有何異同。同一語彙在不同文本的意義往往有微妙的差異，語義分類的判斷十分困難。編撰辭典的過程中不停思索：單一語彙為何有這些不同意義？何者是原始義何者是引伸義？語義發展的方向為何？又何以有如此多異字同指的情形？是否能確實達成溝通之有效性？辭典編輯的過程觸發

<sup>5</sup>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集，《人文科學研究のフロンティア：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要覽》（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

研究班班員對漢代書寫者如何認知、利用語彙產生更深刻的思考，這應該是參與工作最大的收穫之一。富谷至先生在《漢簡語彙考證》序中指出：

正確解釋原義與從中產生的語義，以及理解由單字構成的詞語的起源與發展，其實正等同於解明其使用時代的政治、制度、思想等。亦即個別語言的考證連結於歷史、思想的研究，是研究歷史、思想極為有效的學問之法。

《漢簡語彙考證》即是此一思考的成果，選取的語彙多數在研究班中有精彩的討論，不僅以歸納法歸納出語義，更要進一步追問此一語義如何產生。此處似乎展現了日本作為漢字輸入國，對於漢字文化的獨特敏感度。

其次是關西地區的邊境漢簡研究傳統。<sup>⑥</sup> 京都與漢簡的淵源甚早，與沙畹《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漢文文書》<sup>⑦</sup> 並列中國簡牘學開山之作的《流沙墜簡》，<sup>⑧</sup> 即羅振玉、王國維寓居京都期間完成。但真正萌芽生根乃在戰後，人文研森鹿三先生取得勞榦《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及《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sup>⑨</sup> 於一九五一年組織「居延漢簡の研究」共同研究班，開始居延漢簡之研讀。據說勞榦得知此研究班的存在十分驚訝，他原本以為伴隨二書的出版，居延漢簡的研究工作已告一段落。確實由於此階段研讀只能依賴勞榦的釋文，研讀的收穫未能超出勞榦太多。一九五七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及一九五九年《居延漢簡甲編》出版以後，<sup>⑩</sup> 研究條件才改觀，然而諷刺的是此時居延漢簡已經退下流行而乏人間津。一九六〇年，以英國學者魯惟一（Michael Loewe）訪日為契機，森鹿三才再次組織研究班，成員除兩人外包括藤枝晃、米田賢二郎、大庭脩、永田英正。根據永田英正的回憶，此時學界並不看好居延漢簡研究，甚有師長擔憂其未來，勸永田早日抽身。然而研究班中的二代研究者——大庭脩與永田英正卻堅持下來，兩人日後透過簡冊復原與集成等方式取得的成就，已無須於此贅言。魯惟一與日本學者的交往也是一段佳話。魯惟一曾表示如無研究班之同道，以他個人力量不可能掌握漢簡的內容，完成《漢代行政記錄》

⑥ 日本居延漢簡研究學術史回顧可參：永田英正，〈簡牘研究事始の記〉，《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5（2004）：214-222。永田英正，〈續簡牘研究事始の記〉，《日本秦漢史研究》（東京）11（2011）：258-278。初山明，〈日本における居延漢簡研究の回顧と展望〉，收入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Ⅱ——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4），頁323-339。森谷一樹，〈日本西北邊境出土簡牘研究的新動態〉，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學術研討會，2015.6.5-7。

⑦ Édouar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Impr. de l'Université, 1913).

⑧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京都：東山學社，1914）。

⑨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3）。勞榦，《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

⑩ 勞榦編，《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1967)。⑪而魯惟一訪日不僅刺激日本學者重啓居延漢簡研究，他的研究方法特別是製作漢簡卡片的方法帶給永田英正很大的啓發，催生《居延漢簡の研究》(1989)。⑫

相較於第一代研究者，第二代研究者具備掌握居延漢簡圖版及出土的優勢，第三代研究者則成長於簡牘接連出土、漸成顯學的時代。一九七五年發現後旋即公布的睡虎地秦簡對於秦漢史的影響尤其顯著，此後簡牘研究轉以墓葬簡牘爲中心。關西地區的第三代簡牘研究者固然也從事墓葬簡牘的研究，但在第二代研究者的濡染之下，對於邊境漢簡的價值始終另眼相待。亦即認識到邊境漢簡是出自遺址的遺物，各種性質的簡牘反映了遺址中人的各種活動。更重要的是這些簡牘會移動、會再製，簡牘與簡牘之間、遺址與遺址之間構成了有機的聯繫，絕非靜態、平面的史料，值得開發更多研究方法以發掘其中更多訊息。站在第一、二代奠定的堅實基礎之上，初山明、富谷至等第三代研究者結合居延漢簡、一九九四年刊行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以及新舊敦煌漢簡，⑬將邊境漢簡研究的可能性發揮地淋漓盡致。人文研之所以能匯集較多邊境漢簡的研究者，即源於此一學術傳承。

集合第三、四代研究者、花費十年時間編輯而成的《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可以視爲跨越六十餘年的邊境漢簡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沒有過去的研究實績，沒有現在的研究團隊，則沒有此一辭典的誕生。藤枝晃曾批判早期漢簡研究關注隻字片語、輕率以文獻比附漢簡之弊，⑭絕不適用於本辭典。研究班中的第三代研究者身爲上述傳統的承接者，對於邊境漢簡的整體性質早已作過深刻的思索與精實的研究，此時回過頭來注目漢簡中的個別語彙，自然能得到不同層次的認識。自語彙選取之始，即展現研究的眼光，而考證語義的方法正是藤枝晃大力提倡的歸納法，只是在充分歸納簡牘材料之後，又重新確認簡牘與文獻典籍之間的關係。辭典編輯是一種造福後人的工作，也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富谷至先生表示本辭典將是他個人漢簡研究的封筆之作，選擇以辭典爲漢簡研究生涯劃下句點，或許是第三代研究者面對前賢與後輩的一種使命感使然。

本文最後希望討論，於二〇一五年出版的這部漢簡語彙辭典，對現在與未來的簡牘研究有何意義。中國內地大量出土簡牘之今日，邊境簡牘相形之下顯得缺乏新鮮感。

⑪ 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⑫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の研究》(東京：同朋舍，1989)。

⑬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

⑭ 藤枝晃，〈長城のまもり——河西地方出土の漢代木簡の内容の概観——〉，ユーラシア學會編修，《遊牧民族の研究：ユーラシア學會研究報告(1953)》(自然と文化・別編II；京都：自然史學會，1955)，頁239-344。

然而邊境簡牘仍有墓葬簡牘、井窖簡牘不可取代的價值。過去居延漢簡研究在不被看好的態勢下交出漂亮成績單，近年則有富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國 木簡・竹簡時代》（2010）、初山明與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2011）、《文獻と遺物の境界Ⅱ——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2014）等，<sup>15</sup> 都是堅持深入新舊居延漢簡而得到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更值得期待的是目前僅部分公布的 11,500 枚肩水金關漢簡、23,000 枚懸泉置漢簡，無疑可以為邊境漢簡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由於邊境簡牘的特色是時代、屬性較為集中，《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不僅適用已公布簡牘，對未公布簡牘的解讀必然也能發揮極大功效。

當然，《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絕非已臻完美。二〇一四年底起史語所出版了《居延漢簡（壹）～（貳）》，<sup>16</sup> 提供居延漢簡更清晰的圖版與修正後的釋文，並計劃在未來兩三年內完成全部出版作業。據聞甘肅省簡牘博物館亦有重新出版甲渠候官出土居延新簡的計畫。辭典中收錄的語彙與用例必然需要根據新公布的圖版重新核對，部分語彙有可能是過去圖版不清、釋文不確造成的誤解。另一方面辭典中仍然割捨不少當前無法掌握意義的語彙，有待將來持續研究，尤其肩水金關、懸泉置漢簡的用例增加後，將更有條件以歸納法確認語義，即使是目前有把握的七成也需要通過新材料的檢驗。然而無論如何，《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代表了在研究條件稱不上理想的限制之下，三個世代以來的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當前簡牘學界最引頸期盼的，莫過於里耶、五一廣場、兔子山等古井古窖遺址出土的大批簡牘。這些簡牘的性質主要是官府文書檔案，與邊境簡牘相當接近。儘管由於時代之懸隔，文書格式及用語不見得完全相同，背後仍有一貫的原理原則。若能掌握邊境簡牘，自然可事半功倍地掌握井窖簡牘。因此，超過半個世紀的居延漢簡研究成果，絕對是連結未來簡牘學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基礎，《漢簡語彙 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得以發揮的作用值得期待。

（收稿日期 2015.7.8）

<sup>15</sup> 富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國 木簡・竹簡時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1）。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Ⅱ——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4）。

<sup>16</sup>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

## 附錄：

### 簡牘研究班班員

富谷 至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井波陵一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大川俊隆	大阪產業大學教養部教授
門田 明	ノートルダム女子高等學校教諭
佐藤達郎	關西學院大學教授
杉本憲司	佛教大學名譽教授
角谷常子	奈良大學教授
鷹取祐司	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教授
陳 捷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非常勤講師
辻 正博	京都大學大學院人間・環境學研究科教授
土口史記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
藤井律之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
宮宅 潔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准教授
目黑杏子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非常勤講師
吉川佑資	同志社香里高校非常勤講師
吉村昌之	神戸工科高校教諭
鷺尾祐子	立命館大學非常勤講師